

# 咸阳文坛的一盏灯火

○杨焕亭

这个六月的风，裹着咸阳古城的燥热，却吹不散我心里的寒凉。我站在书房窗前，望着楼下熟悉的街道，仿佛又看见他捧着新作大步走来，脸上带着爽朗的笑容。

我与信义相识于 20 世纪 90 年代初，那时的咸阳文坛，像是一块被点燃的木炭。信义才思敏捷、出口成章，豪侠仗义的性子，使他总是成为其中最活跃的那个小老弟。我们常常在月色融融的夜晚围坐在一起，一杯清茶、几碟花生，就能从先秦散文聊到当代诗歌，从路遥的《平凡的世界》谈到贾平凹的商州系列。那是一个周末的深夜，他偕同诗人张文章来我家叙话，聊着聊着便诗兴蓬勃，对着老旧的 VCD 机引吭高歌，把心中的诗吟唱得荡气回肠，直到凌晨三点才意犹未尽地分手。叫开机关大门，我站在门口望着他们的背影融进晨曦前的夜色，谁也想不到，这一夜的畅谈竟催生出一张油印的报纸《诗人岛》——他们离开后直奔街边的打印社，把当晚的即兴创作整理、排版、印刷，第二天一早就送到了我的办公室。望着清秀的字迹，我暗自惊叹：文学啊！你究竟是怎样俘获了一群生命主体的情感和灵魂。

信义是个重情重义的人，把文友情谊看得很重。我初到咸阳时，是他主动将诗人张文章介绍给我，此后我们三人常常结伴出游。记得是在 1997 年香港回归的那天晚上，我作为电台编辑部主任，与信义一起策划了一场诗歌朗诵会。结束时已是子时，信义邀请大家在他的家中做通宵谈。

后来文章因生活窘迫患上重病，住

进了二纺院，我们总相偕着去探望。信义的电话来了，声音急促：“杨兄，文章病危，宝琴（文章妻子）刚打来电话。”我不敢停留，披衣出门，疾步朝医院奔去。我们冲进病房时，医生正在抢救，直到黎明时分，医生出来说“没事了”，信义疲倦的眼睛里，瞬间溢出了欣慰的光，他长长地舒了一口气，像是卸下了千斤重担。

文章的病情时好时坏，眼看着日子不多了，信义提议为他过个生日。我们在民生路文章家附近的小吃摊上，让店家做了烤鱼和螺蛳，还破例买了几瓶啤酒。文章坐在对面，脸色苍白，却吃得很香，我情不自禁地念出写给他的生日贺诗，未料引得他放声大哭，他断断续续地说：“你们就是我生命的拐杖……没有你们，我撑不到今天。”那一刻，我们都红了眼眶，小吃摊上的食客纷纷投来异样的目光，可谁在乎呢，我们只是三个被命运裹挟的人，用文字和情谊，温暖着彼此。

文章终究没能扛得住病魔的折磨，丢下妻子和儿子走了。从文章倒头的那一刻起，信义就前后奔忙，料理后事。他联系殡仪馆，布置灵堂，通知亲友，忙得脚不沾地。那份为朋友不遗余力的担当，至今想起仍让我动容。

2007 年的咸阳文坛，像是被按下了暂停键。在咸阳作家与影视界接轨会上，诗人王晓林说：“信义住院了，就在一附院，肝病，挺严重的。”会后，我们相约到住院部去看他。一见面，我大吃一惊，昔日面容光洁丰满、潇洒倜傥的他，瘦了整整一圈，颧骨突出，眼窝深陷，往日子里才情外溢的目光，也多了几分疲惫和黯淡。见我们来了，他挣扎着想要坐起来，我们

连忙按住他，让他好好躺着。问起病情，他轻描淡写地说：“去新疆出差途中查出来的，没啥大事，养养就好了。”可我们都知 道，肝病有多磨人，看着他强颜欢笑的样子，心里像针扎一样疼。我们站在病房里，千言万语化作一句：“好好休息，我们等你回来。”

没人能想到，这场与病魔的抗争，他一坚持就是十九年。他把每一次康复都当作人生的新起点，用阳光般的乐观回报生活。那一刻，我的眼睛湿润了，这个与病痛缠斗了十九年的人，始终把文学和热爱，当作对抗命运的武器。

他是勤奋的，即使在病中，也从未停止过写作的脚步。是啊，于他而言，文字不仅是热爱，还是支撑他走过漫长病痛的精神支柱。他在病床上完成了《袁家村》的创作，这部以陕西乡村振兴为背景的长篇小说，一经出版就引起了广泛关注，成了他文学生涯的又一座丰碑。

信义的一生，是与文字相伴的一生。可在我心里，他才是那个与我一起谈诗论文、一起为朋友奔忙、一起与病魔抗争的信义，那个重情重义、才情横溢、坚韧不拔的信义。

今夜，我的心一阵阵疼痛。我宁愿相信，他只是经过了一场漫长的文学远征，现在，他累了，要找个安静的地方睡去了。天堂里有曾经先行的文章相伴，有他热爱的文字，有诗与远方。信义，你不会孤单。

咸阳古城的文学星空，虽暗了一盏灯，但他留下的文字、他传递的情谊、他展现的坚韧，会像一盏永不熄灭的灯火，照亮后来者的文学之路。

## 诗 词 苑

### 江城子·乾州望远

○ 孟建国

梁山横亘耸秦隈，太王捭，武皇埋。兀立天地，玄冥隐高阶。殊胜人，文淳厚土，风脉在，境新开。乾州自古士声谐，赵相能，杨儒，

赅，外交王氏，多少栋梁才。最是东方莎翁笔，三滴血，百年台。

## 人物

# 李骅：以影像为炬，探观念之境

○律 士



在当代观念影像艺术的版图中，李骅以观念影像策划的独特定位，成为兼具国际视野与本土深度的代表性人物。可以说，他既是游走于光影之间的创作者，也是深耕于视觉背后的思想者，他以镜头为笔、以观念为魂，将对生命本质、时间的哲思与社会现实的探索，熔铸成跨越文化边界的影像语言。

李骅的艺术内核，植根于对物质哲学与生命循环的持续视觉探索，其策划与创作的作品始终围绕“穿透表象触及本质”的核心，构建起完整的视觉探究体系。代表作《微观盛宴》系列堪称其观念表达的重要范本，在这一系列中，他打破传统静物摄影的审美桎梏，以近乎科学观察的严谨性，将摄影机位固定，完整记录下水果从新鲜到腐烂的全过程——表皮渗出的湿气、蔓延交织的菌丝网络、塌陷液化的果肉肌理，这些被消费社会视为“衰败”的画面，在他的镜头下成为一场关于时间、转化与循环的庄严视觉盛宴。

李骅的能力体现在他对影像艺术的专业把控、学术思考与国际传播视野上。在担任“以爱穿越寒冬”全球疗愈艺术大赛、亚洲微电影大赛等国际赛事评委的

过程中，他始终以“专业严谨与人文关怀兼具”的标准，挖掘影像作品的艺术价值与精神内核。他既能够精准识别作品的视觉语言构建能力，也能敏锐感知其中蕴含的情感深度与思想穿透力。

李骅的影像策划与创作，始终实现着科学精确性与诗意陌生化的辩证统一，更兼具鲜明的社会批判与人文关怀维度。在视觉表达上，他的作品构图极度克制，景深控制精到，用光冷静而富有揭示性，让每一个细节都以惊人的清晰度呈现；超现实的诗意美感，使观众以全新的审美眼光审视被忽视的自然过程。在思想内核上，他将镜头对准消费主义体系抛弃的“不完美之物”，通过赋予这些

“废弃物”庄严而华丽的视觉呈现，挑战人们对“新鲜”“完美”的盲目崇拜，揭示物质循环的真理与生命的韧性。

在 2025 年的柏林 ART 双年展上，李骅的作品《小丑》以深刻的艺术洞察力和前瞻性的美学探索荣获金奖。在同年 9 月的平遥国际摄影大展中，李骅的作品《微观盛宴》系列 2 幅以独特的艺术创意入围并展出，让更多观众得以欣赏其作品。2025 年 11 月，在美国举办的“秋色变迁·生命新生”全球疗愈艺术大赛中，李骅的作品夺得了铜奖。可以说，2025 年是李骅艺术成果的“高产期”，他的作品不仅给同行的参赛者留下了深刻印象，而且进一步巩固了他在该领域的影响力。

可以看出，作为兼具创作力、策划力与国际视野的观念影像艺术家，李骅不仅为当代观念影像的发展提供了可借鉴的方法论，而且以其作品提示了人们探索自我、理解世界的路径。多年来的深耕，让李骅的观念影像艺术创作充满了无限的惊喜。相信在未来，随着他在该领域的不断探索，他会为艺术界贡献更多独特而令人惊艳的视觉表达与思想洞见。

清晨，阳光洒落斑驳青砖，黄叶与朱红大门相映成趣。踏入西安碑林博物馆，穿过清冷泮池，缓步迈过棂星门，庭院在敛静光影中愈发幽深。空气中弥漫着唯有千年石头才能散发的微凉气息。

这里被誉为“书法艺术的圣殿”。自汉代至近代，四千余方碑刻与墓志静立如林，跨越了两千年的时光。它不仅是文脉传承的碑石之林，还是一条波澜壮阔的书法之河，是书法爱好者心向往之的圣地。这里的一砖一瓦、一草一木，皆透着古朴与沉静。

当“颜筋柳骨”“苏黄米蔡”这些曾在课本上见过的名字，此时此刻以真实厚重的姿态呈现在眼前时，心中的激动难以言表。这一刻，我清晰地感受到《峰山刻石》篆书中锋用笔的规范，体会到《曹全碑》汉隶提按分明的韵律，也真正明白了《颜勤礼碑》《多宝塔碑》等名帖何以成为楷书典范，更从《集王羲之书圣教序碑》的字里行间，读出了“端庄杂流丽，刚健含婀娜”的韵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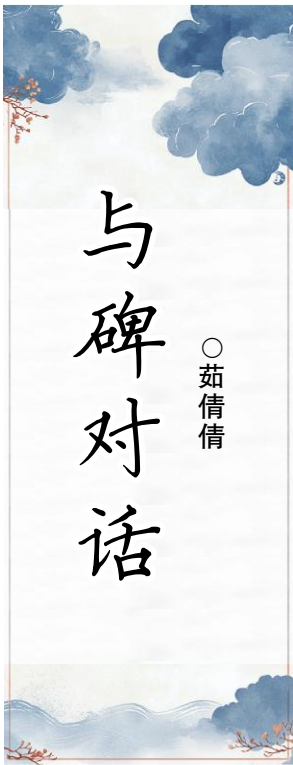
带着临习“柳体”多年的肌肉记忆，行走在石碑之间，时间仿佛悄然静止。从众人熟知的《玄秘塔碑》，到风蚀严重的《冯宿神道碑》；从“柳骨”初显的《迴元观钟楼铭》，到标志“柳体”正式形成的《杨承和神道碑》，再到展现成熟“柳骨”特征的《严公瓖墓志》，它们连成了一条清晰的脉络，勾勒出柳公权自五十八岁至七十一岁风格演变的完整轨迹。

长辈们常说“柳体”瘦、硬，易失灵气。儿时临帖，我曾在雪白的宣纸上，追逐它斩钉截铁的方折、法度森严的框架，试图再现“心正则笔正”的凛然气度。然而，当目光真正抚过原石，我才发觉以往的认知何其浅薄。今日亲见，每一笔棱角分明、每一画刚柔并济，转折处利落却不失婉转，结构严谨却犹见疏朗，不事华丽，却有一种扑面而来的力量。我才知道，这“瘦”并非弱不禁风，而是瘦而不弱、精练有力；“硬”亦非僵硬死板，而是硬而有韵、挺拔坚定。

那些刀刀入石的痕迹，如呼吸般生动，从千年之前缓缓而来，勾连起我的习字记忆。六岁起，“每天写满一张报纸，不写完不能玩”是父母给我规定的日课。从《玄秘塔碑》的规范楷体起步，学习直线的耿直，也学习曲线的柔和；学习“方”的端正，亦学习“圆”的包容。父亲总告诫我：“一横一竖、一笔一画，字体舒展、顶天立地，不可以逾出米字格……”

小时候习字，练的是笔画结构；而后读书习字，磨的是心性耐性；如今提笔，修的却是处世与立心。越长大越发现，楷书里藏着人生的“大智慧”——字形端正如做人，字格是规矩也是底线，越是简单的字，越不敢轻慢。

一缕温柔的阳光从碑额轻轻洒落，印在碑首精美的石刻纹案上。石面细微的剥蚀与天然的纹理，宛如岁月附加的笔触，更添几分沧桑。柳公权当年力透纸背的刚劲，已被时光翻译为更深沉的坚韧。风霜柔化了凿痕



茹倩倩

执笔蘸墨，怀着对时间的谦卑和对过程的敬畏，真实而饱满地书写下去。我相信，属于每个人的“镌刻”，终将汇入那奔流不息的长河。

的棱角，如同时间轻轻修改过的箴言，少了些许严苛，多了几分温柔。

从隶书到楷书，从北碑的浑厚到南帖的秀雅，每一种笔法都在向前走，每一种风格却都稳稳地扎根在时间之中。那一刻，我仿佛不是在看碑，而是在与碑对话。每一个笔画，都是书写者心绪的表达；每一道凿痕，都凝结着匠人的呼吸与汗水；每一方碑，犹如一部厚重的大书，承载着一段段文化的记忆。墨香虽已随风散去，但石刻的气韵却穿越千年，依然生动。

中轴线上，《石台孝经碑》将盛唐气象与“以孝治天下”的理念凝铸于石；被唐代学子奉为“标准教科书”的《开成石经》，将文明镌刻于不朽之石；以汉文与叙利亚文合璧的《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》，则闪烁着东西文化交融的辉煌之光。

在展厅的空间方格里，我缓缓地走、慢慢地看，不禁思索起“临帖”与“观碑”之别。书法于我，是纸上的舞蹈、墨色的游戏，而在这里，书法成了“金石”“铭刻”。它经历过铁与石的碰撞，承受过千百年风雨的洗礼，蕴含着对抗时间的悲壮与接纳时光打磨的从容。这份坚韧的生命力，恰恰是照片与拓本无法传递的。

石碑不语，却道尽千言。笔墨之途，原来我刚刚走到真正的起点。古人云：“字无百日功”，笔锋要穿越的从来都不是纸，而是时间。或许我们该做的，便是静下心来，常与碑对话，勤与帖练习，在持之以恒的书写中经受时间的考验，抵达“用笔在心”的领悟。

执笔蘸墨，怀着对时间的谦卑和对过程的敬畏，真实而饱满地书写下去。我相信，属于每个人的“镌刻”，终将汇入那奔流不息的长河。